

《纪实奇观》丛书

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

● 曾恬 著

I 253
2856

《纪实奇观》丛书

I 25
2029

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

● 曾恬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

曾恬 著

责任编辑: 崔卓力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3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6000册 定价: 5.50元



▲这是作者曾恬在林肯坞德当保姆时住的小屋

▼这是皮特朱的餐馆正门，熊猫招牌是北京餐馆



目 录

1. 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 (1)
2. 不是猛龙不过江 (130)
3. 洛杉矶的黑火腿肉 (188)
4. 哦，领养的白孩子 (210)

中国女教授在芝加哥

乌云又重新在寂静中
聚集在我的头顶

——普希金

1988年9月28日，上午9时17分……

我真的出发了。

皮特朱的车正稳稳地向芝加哥方向驶去。

晃过来，晃过去，好大的一块绿疙瘩。我决心要借它消愁。绿疙瘩，瞧，又晃过来，随着他握方向盘的手。绿宝石吗？当然是绿宝石。好六个儿！又晃了过去。绿绿绿晃晃晃。林肯伍德那对夫妇喜欢戴什么戒指？女的可能……呸！真没出息，又滑到那条线上去了。人的大脑真是宇宙间顶难对付的一个玩艺儿。可恶！从此刻起，决不许再滑。再滑过去就掐大腿。往疼里掐，以示惩戒。好，就这么办。好，继续研究皮特朱的绿宝石戒指。他平时哪里肯这样衣冠楚楚？这么耀眼的宝石戒指，这么笔挺的黑色西服，这么气派的铁锈红的领带，还有锃亮的皮

鞋。平时当然不能武装这样的行头了。一天 24 小时几乎一半的光阴是在餐馆的灶台前煎炒烹炸……不过呢，平时他穿着体恤衫，运动裤，显得朝气蓬勃，那模样使他几乎还停在小伙子的阶段。这么一武装，派是够派，却老了十岁，与他的真实年龄倒相符了。又晃过来了，绿疙瘩。

绿绿绿，对，我得找话题，先从这绿疙瘩开始。我这人就得靠聊天打发难熬的时光。我就先问问他，他手上的绿疙瘩是不是猫眼儿绿、祖母绿？其实我说的这两个名称都不一定准确，不过是早在少年时代看的什么侦探小说上见过这种对名贵绿宝石的叫法。似乎记得这种宝石引得想占有它的人头破血流乃至丧命。行，皮特朱今天戴这么高级的戒指，也是给我壮威，叫林肯坞德那家看看，不至于苛待我——我在美国有体面的朋友，加上我攻读博士的儿子……糟糕，又滑过去了。快掐大腿，使劲，哎哟！竟叫出了声。

“怎么了？”我这位十年前的老同事将他的大脑袋歪过来一下奇怪地问。他一定纳闷，车开这么稳你还哎哟什么呢？

我胡说自己也不知道哎哟什么，可能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吧。他咧嘴笑，和十年前那惯有的笑一模一样，纹丝未改，露出 80% 的牙齿，无声地咧着嘴模样滑稽地笑着。这位当年学校教职工里“光棍协会”（一个玩笑组织）的成员，我这位老大姐曾为他介绍过三个姑娘都没成功，全是人家不要他。头一个嫌他穷，二一个嫌他无住房，三一个问他小小存款有多少，他气得站起来就走了。拖到三十四才靠另一友人介绍与一位大龄女工结了婚。1979 年赴美探望舅舅，便在美国打起工来。从在中国餐馆打扫厨房的卫生干起，到切菜、炒菜、当主勺、当领班，一路升上去，五年咬牙吃苦，礼拜天也不歇，积了一笔可供自己买餐馆的款子；买了，大赚起来，才接来了老婆孩子。他出国时孩子

还未出世，不认他。在飞机场他伸手去抱五岁的儿子，被儿子结结实实扇了一个耳光子。他提起这档子事，也是这样个笑法。这次我赴美探亲，头一个通知的就是他们两口子。我的儿子念书的衣阿华市在我到达时正值秋老虎时令，热得我茶饭不思，几次要中暑，皆因儿子住的破屋子里没空调设备，薄薄的木板墙一点挡不住热浪，我住了四、五天就决定逃到朱这里来。知道他买了新房子，室内凉快。况且他们夫妇欢迎我去住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真心实意。到了他们家，我很快就把想找点事做为赚几个钱的心事坦露给了他们。从他们嘴里证实了在我赴美之前儿子几次在信上对我说的话决非泼我的凉水，而是千真万确的残酷现实，那就是绝不可能找到符合我身份的工作。除了当看小孩的保姆，决无他途。我恨恨地说：

“老天怎么不让我倒退 30 年呐！”因为我已经知道这行情：只要 40 岁以下，在餐馆打工是毫无问题的，哪儿都能找到这位置。

“废话！”皮特朱咧嘴大笑（仍是无笑声的那种笑）：“你倒退 30 年你儿子在哪呢？没你儿子在这儿留学你能来探亲吗？”

我当然只有苦笑。“噎住了吧？”他嘲弄我。

我是在有一天皮特夫妇都去餐馆以后看到了地板上那一堆中文报纸的，其中有些版面整整一版是美籍华人家庭征招保姆的小广告，每个广告只有一只火柴盒那么大。果然，内容千篇一律是带小孩。我捡出了最近日期的一张报，在诸多广告中胡乱画了几个记号，一一拨了号码，头几个很不顺利，不是铃响没人接就是有人接却说已经找到。只有最后那一家接通就说成，便是我这天要去的这家，住芝加哥西北方向的林肯伍德，要照看的是一位一岁多的女孩。这不，这会儿就是朝那儿奔呢。

我对皮特朱坦白地说我从昨晚就心跳得快，还一百个不是

滋味儿，恨不能让他此时把车掉过头回去算了。他立即收敛了笑容，认真严肃地劝导起我来。说什么用不着这么折磨自己，想干就干几天，干着不舒服马上给他打电话他立即就把我接回去，不就完了吗？“你儿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把你办来探亲就是供得起你好好住好好吃好好玩。是你自己硬要干嘛。我说的对不对？”我没法驳他，只好耸耸肩膀。他又接着劝导：“哪怕干一天两天不想干了也没关系，抬脚就走呗，怕什么？反正没签什么合同，你也没卖给他们，你有完全的自主权，何苦这么忧心忡忡。”

不愧是当过多年班主任的人，两片嘴还那么一套一套的。

我当然知道我有完全的自主权。现在我马上返回在衣阿华儿子的身边也无人阻拦呀。可他哪里能理解这自主权在我当时心目中并无份量，就像许多宝贝的东西人们不知珍贵一样。我眼下最需要的是钱！钱！这不只是在双脚踏上美国国土那一刻才明确的，坦白地说是刚动念赴美探亲时就明确极了的。来回的机票钱和在美国旅游的费用加在一起，至少得两三千美元，这在我们并非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数字，它是我们夫妇近十年来积蓄的全部还要添上儿子积蓄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说近十年来，那是因为十年前根本没有积蓄。我之所以敢迈出赴美探望儿子这一步，无非是近几年充耳听到的全是“只要走了是个人就能赚一把”这类极富诱惑力的话。开开眼又赚把钱谁还不干？我相信人家说的！犯傻啦！我时时刻刻心里折腾着的是什么，他皮特朱哪里会理解。我越来越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彻底理解另一个人，不论是什么关系，哪怕是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夫妻恋人情人兄弟姐妹……何况一般的朋友、同事。坐在皮特朱驾驶的那辆枣红色的面包车里，不，确切地说是自从产生了要赴美探亲的念头起，我这满肚子的狐疑、焦虑和勃勃似烈火般的野心始终在相互厮杀着，就连我的丈夫、儿子也不

会想象得出。这厮杀的战场常常游离出我的灵魂——好像是这样。我都指挥不动。

“嘿，老曾，你是怎么回事？这么发蔫？”

“行，不发蔫儿。现在答记者问。你手上那块大绿疙瘩是猫眼儿绿还是祖母绿？”

皮特朱举起那只戴戒指的手往眼前晃了晃。无声的滑稽的笑重又回到他的脸上。他得意地摇摇头，“No, No!”这几天我住在他们家，发现他只有最得意的时候才用英文说几声 No，肯定他的那只戒指是使他得意的一件东西。

“差得远。不过我这宝石也算档次高的啦。你猜猜它的价钱。”

我从一百美元猜到三百美元，他都 No 啦。我就问他是不是上四位数了。他摇摇头，伸出一只手捏了个“七”的数字（咱中国人的捏法）。

“七百美元？我的妈！”

紧接着我就感慨地议论了一番：要是祖母绿猫眼儿绿，那就更得是吓人一跟斗的价钱了。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穿不能消灾治病的东西，可偏偏值钱。他说世上的事儿就这么怪嘛，无实用价值却偏偏是无价的东西，多着呢。尤其在美利坚这块土地上，多贵的东西都有。

“快瞧吧，密西根湖，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密西根湖。可能这是世上最大的淡水湖了。”

果然壮观气派。波光粼粼的湖面一望无际，要不是有人告诉我这是湖，我一定当它是海。

皮特朱故意降了车速，让我一饱眼福。只见湖水在秋风中急急地后浪推着前浪，有力地撞击着用大块长方形的石头堆起的潮岸，摔出一片片碎珍珠。远远近近的带帆的小船和色彩鲜

艳的游艇像是一块硕大的天蓝色窗帘上印出的图形。

“再瞧瞧这边的大楼。怎么样？住到这里头，早晨晚上坐在那大玻璃窗跟前，面对着这湖水，想想那是什么滋味！你知道要租这楼里一间房得多少租金？”皮特朱指指左边窗外说。

一眼望去，车窗外左边的几十层高的大楼在阳光下活似一座大水晶宫——清一色的玻璃落地窗一个挨一个，全部紧闭着。不如说那是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因为看不到半块砖或木石之类的东西。湖水、帆船、游艇、弯曲的湖岸、汽车、行人、花坛等等等等，一一变形地映在那玻璃“墙”上，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幅用发光的颜料涂出来的现代派油画。它的画面极为耀眼、神奇、变幻莫测。车即使再开慢些也会让你觉着快——晃两晃它就跑到你身后边了。

“问你呢，猜猜要多少租金。”

“还用猜？每月都得几千吧？”

“再乘10！最最有钱的财神爷才住呢。听说他们是长年包租，也有租一年半载或几个月的。买几套的大概也有，得亿万富翁吧。”

“住里头是为办公还是旅游？”和在儿子身边一样，我难免总耍扮演刘姥姥的角色。因为我难免有许多“十万个为什么”。

“干什么的都有：做生意的、旅游的、养情人的……”滑稽嘲讽的笑又呈现到他的嘴巴上。

对呀，说到底这儿是阔佬的天堂。这句枯燥得不能再枯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教科书上的语言，自动地跳上心头。真的，是自动的。

我问皮特朱，你想不想早晚有那么一天也到那座大楼里住些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当然！想过不止一回啦。人人有占有欲，只是自己清醒地

感觉到与否，达到占有目的的手段不同而已。当然还有占有的对象和档次不同而已。怎么样？我这番理论是胡说八道不是？”

我说这题目到了我儿子手里肯定又能诌出一大篇论文。滑稽的笑容久久停留在他嘴上。

他的车七扭八拐地穿过了芝加哥市区。我看看手表，从他家出发，到达芝加哥恰好用 50 分钟，比上次同他全家一起到唐人街吃饭多用了十来分钟，上次没有看密西根湖。下面的路对皮特朱是陌生的，他频频打开地图查找路线。按着电话中的约定，我们得先到丘太太家，再由她带路到目的地——林肯坞德她的女儿家。看了几次地图，问了两家商店，谢天谢地，丘先生住的那条街终于出现。皮特朱松了一大口气，我松了一大口气。还得承认，我的心头猛地抽紧了，就跟大难临头了似的。免不了我又暗暗狠骂了自己一顿。

美国的居民都喜欢把门牌号码大大地突现在门上或墙上。皮特朱一下子就看见了丘家的门牌号。那条街上的住宅门前无草坪，房子相当旧了（一眼就能看出有 30 年以上历史），各家房屋距离也极小。皮特朱把车停在丘家门前。我原以为那对老夫妇会在门前等待我们；至少在门窗里看见汽车停在他们家门口时，会出来迎接一下，岂料这纯粹是自作多情！我们下了车，走上台阶，站在门边，伸手按了几下门铃，铃声落后，方才听得门里边蚊子哼哼一般应了一声：“就来。”是老太婆的声音。我心想如此微弱的声息，如此缓慢的行动，肯定已是七老八十的耄耋之人喽。呸！耄耋个屁！开门的是一位头发烫了卷、脸上抹了粉、嘴唇上涂了口红的健康老妇人，她的十个鲜红的指甲也刺戳着我的眼。她有着 1.64 米的身高，有着圆浑的双肩和粗壮的四肢。我这瘦小的体型跟她一比差着两三级哩。

“请进请进。”她伸手作了一个企图优雅的姿势，却透着愚

蠢和虚伪。“依就是曾太太喽？依是朱先生？”她的嘴边绽开一个努力在演出来的甜笑。所有以上这些升上心头的直觉全是闪电式出现的，不由己的。

皮特朱代我打了招呼：

“您就是丘太太啦？”

我稍一扭头便见门庭右边的小起坐间里有位老头，缓慢地用双手撑着沙发扶手躬起身子，朝我们咕哝了一句什么，招手请我们坐到他身边的长沙发上。他的样子确乎比老太婆年长许多，但也还未达耄耋阶段。分明他也在端着十足的架子等我们走上前问他好。我偏不先开口。皮特朱也冷冷地一句：“丘先生吧？”对方这才又哈腰又点头：“对呀对呀，坐，坐。”坐下后，双方相问了几句不关疼痒的话。我得知了这位老头是六十年代初从台湾到美国攻化学硕士的，后将老婆、两个女儿接去时，大女儿七岁，小女儿不满四岁。丘先生在一个公司供职，去年才退休。

谈话间，丘太太端来两杯茶，是不带盖的玻璃杯，一看就知道是不烫的水沏出来的，茶叶黑糊糊地漂在水面上。谁会去喝这破茶，亏他皮特朱有涵养，能挤出一句“谢谢”。

此时此刻，谁都没心思真正地谈天说地，我看看手表，知趣地提议及早上路。虽说离林肯坞德只半小时的车程，但已近中午，不容在此地耗太多光阴。于是丘太太提上一个小包就起身同我们一道出门。“爸爸好好吃中饭罗，好好睡午觉啊。我晚上会回来的。”她把头伸进门里，用十足的嗲气向老头告别。我跟皮特朱在她身后不约而同地作了个鬼脸。她的嗲气我当然没必要评论，只是对她那一声“爸爸”的称呼大为惊诧。我忽地想起皮特朱的餐馆合伙人小丽，大呼小叫地管她那位尚未做爸爸的丈夫叫爸爸，心中多少得了些解释：这种妻子对丈夫的呢

称，肯定是从洋鬼子那儿传染过来的（其实这种异乡的风情，在我心情好时并不反感）。

在皮特朱的车里，丘太太一路指着方向。随着汽车马达有规律的响声，我的心脏也有规律地紧缩，一下，一下，心脏变成了血压计上的那个空气包，活像量血压的医生用一只手一下一下地挤压那小包。那种言传说不出的难受滋味，至今也无法尽说。在丘太太的明确指示下，车子稳稳当当地停在一幢新楼房门前。这整个住宅区是清一色的新楼房，档次比刚见的高多了。

皮特朱跳下车……

丘太太爬出车……

“晚了，晚了，”我的心恨恨地喊叫。“至少今天是定了，无退路了！”我像一个机器人，被一个我不了解的智能大脑遥控着，钻出车。

那大门前当然也空无一人。

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普希金

未见到那对年轻夫妇之前，确切地说，自从与丘太太在电话里互相通报了姓氏之后，自从在电话里知道她的女儿是位医生，女婿是T大学的教师之后，我想象中的丘女士是一位身材高大颀长的人，长脖子长腰身长胳膊长腿，而且肯定是飘洒的披肩长发，大眼红唇（当然是涂口红）；她的丈夫呢，肯定也是高个子，肯定有一副开始发胖的富态相。这种塑造是自然而然

产生的，找不出任何根据。

有了丘先生夫妇未出门迎接的经验，我便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年轻夫妇也决不会出门迎接。丘老太太同来，自然连门铃也不用按，她掏出钥匙就把大门打开了。她请我们先进去，我们就进去呗。皮特朱为我把箱子提了进去。“哇！好漂亮的房子！”皮特朱在门庭里站定后脱口而出。如果给美国的住宅分等级，截止到那天为止，我可以这样划分：跟我儿子租的房子相比，我侄子在费城住的房子值得哇一声；侄子的房子跟丘太太家的比，丘太太家的房子值得哇一声；要是以上的住房跟皮特朱的房子比，朱的房子值得哇一声。来到林肯坞德，看到这座二层楼，确实够得上响亮地大哇一声的。先说门庭，很宽大，从门边到餐厅一眼望去是一条宽约1.5米长约10米的廊子，大理石地面。廊子两边有门数个，还有几个通向不知何处的通道口。我只觉眼花缭乱，未及细看，就听到一个女人操着洋味的普通话不知从何处走出来招呼道：

“是曾太太吧？”她既不高大也无披肩发。

“我是。这位是皮特朱先生。您是丘大夫吧？”因为在电话里知道她是一位医生。可万万没想到她根本听不懂“大夫”这个词汇，此为后话。我和皮特朱一面弯腰换拖鞋，一面互相招呼着。从她身后悄无声息地闪出来一个布娃娃似的小女孩。全身着玫瑰红棉织品的童装，一双没穿鞋的小脚踏在毛很厚的地毯上，偷偷地打量着两个陌生人。丘老太太躬身扭着屁股跑向小家伙，嗲声嗲气地喊着：“贝比，我的小贝比！”一把就将外孙女抱了起来亲个没完。我认为此刻便问一下小孩的名字是妥当的，所以我便走过去一面拉起小孩的手一面问她叫什么。小孩缩回手，并将全身往后缩。老太婆笑着说：“很快就会和你熟悉，很快的。就喊她贝比好了。”“贝比就是她的名字吗？”我心

里奇怪，“贝比”这个音节在英文里是小娃娃的统称，怎么能起个贝比的名字呢。老太婆说这不过是在家的名字，长大了还有正式的名字。刚说到这里，正对着大门的楼梯上走下来一个男人，矮矮的个子，黑而皮肤粗糙的面孔，手里提着个吸尘器，吸尘器的电线哩哩拉拉地拖在他身后。只见他愁眉苦脸地走下来，步子慢腾腾，看见我们表情木然。如果不是老太婆主动对他讲话，我不敢相信这个男人就是这家的先生。

“喏，这是曾太太，这是送她来的朱先生。”又转过脸来对我们说：“这是刘先生。”

刘先生，哦，记住了，千万不要忘！否则以后说话时怎么称呼呢？万没料到，这座漂亮住宅的男主人竟如此死气沉沉。在他的岳母给我们做介绍时，他只勉强地有气无力地“唔”了一声，脸上无一丝笑意。要不是皮特朱主动把手伸过去，他是不会握手的。我没伸手！我心想，你这个矮个子男人也太傲气了，以为自己是个美籍华人，大学教授，拥有一座好住宅，就有资格在中国大陆人面前摆架子。哼，上帝如果没有安排你到美利坚……

皮特朱坐不住，应酬三五句后就表示要赶回去，说餐馆事很多。主人也不便强留。我跟着丘家母女送他到门外。在与他挥手告别时，我的恐怖情绪达于顶峰，乃至四肢微颤。回到屋后，我强作镇定，决心以主动打破内心的慌乱。Baby-sitter（临时保姆）就得像个 Baby-sitter 嘛！

“现在我和贝比玩还是动手做午饭？或者先做些别的家务事？”说着我走到贝比面前蹲下拉她的手，她挪动着一双没穿鞋的小脚扭到了老太婆身后，探出一个小脑袋出神地望着我，一根大拇指放在嘴巴里，噤得倍儿紧。

“唔，曾太太，先教你一样事情好哦啦？”她抱起外孙女，把

鼻子尖贴到她的小屁股上用力地发出声响地嗅了两下，抬头看看我。

这是干什么？一种新的气功吗？我眼里一定画了大问号。

“这是闻闻看贝比大便了没有。有臭味就是大便了，就要马上给她换尿布。你鼻子还灵哦？”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过来闻闻看嘛。”

妈妈的不妈妈的！在美利坚学保姆的第一课竟然是闻屁股！我强颜一笑，伸头去嗅了一嗅。

“什么味？”老太婆口试一般地追问。

“她还没大便。”我冷冷地说。

老太婆便详细地补充着有关换尿布的规定，中心意思是要常换，两小时就要打开看看，湿了就换，大便更要马上换。说着，丘家母女便一齐动手为我表演给小家伙换尿布。全过程是这样：先将一个一米见方的塑料布铺到地毯上，然后将贝比放倒在上面，使之平躺着；下一步便要拉下贝比的裤子（有背带就要先解背带上的纽扣）。顺便说一句，美国小孩从不穿开裆裤。裤子拉下了，便可以动手打开像三角裤一样的尿布了。它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尼龙搭扣，吡啦一撕就开。这种婴儿尿布实在高级，它不仅有柔软性吸水性而且由于外包皮是塑料的所以又有不透水的特点。哦，我得把这换尿布的过程说全了。不要以为拿开一个尿湿的换上一个干的就行，不行的！换时必须用儿童专用的带香味的半湿半干的卫生纸揩屁股。还要教你必须从哪个方向起到哪个方向止，不能逆着擦（我这倒是不讲也懂）。特别声明的是，大便后的擦法还要多一道扑香粉的工序。这时我自然地想起鲁迅说林黛玉出的汗是香的这话。鲁迅还不知道有人的屁股是香的呢！新换的干尿布上面左右两个尼龙搭扣，既